

基督教 合理 論



原著者

譯述者

治

立言

于化龍

基督教合理論

(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Christian Faith.)

第一章 世界之謎

(The Riddle of the World)

第一節。開端。

本書所要討論的問題，就是：基督教有否確實性，假如有這確實性，那末，我們如何方能得到那種知識呢？

在進行這種討論之前，有三樣提案：

- a. 探討真理，須探討到底，然後真理方能為誠懇尋求的人得到。
- b. 不要誤以贗偽的基督教當為真實的。
- c. 要考查問題的全體，而不因起首的困難灰心。

這冊書是討論基督教確實性

(Christian certainty)

問題。牠的意義

即爲在宗教，特別在論及基督教的事情上，人類能否達到確知的地步。假如可能，將從何途徑達到這目的地。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，但困難也是很多。其實要把一個問題追本求源，總是有難處的。

這個問題現在還在一種衆說紛紛，莫衷一是的局面：所以裏面的困難，是說不盡言。近來關於宗教自覺心的論述和著作，雖然琳瑯滿目，但是終不能推陳出新，出類拔萃，使人百讀不厭，愛不忍釋。

現在一般研究宗教的人，對於基督教確實性問題，都是認爲急待解決，刻不容緩之事。講到深奧的事情，無論在那個時代所有的議論，終不像今日這樣龐雜。有許多尋求真理的人，以爲這種深奧問題，簡直是沒有解決的可能。

本書主要目的，乃是使懷疑基督教無理性和無功效的人，得着一種

指導。因此屬於基督教特殊的教義，我們是一概不去討論；至於教義背境的基礎，是不得不有一種相當的考慮。在現在時代，因為潮流所趨，以致人們對於靈界的問題，都缺乏信仰的心。這是一種很顯然的事實。現在有許多人，對於基督教和其他宗教，不問是利是害，一概都不信仰；而且視宗教在近代世界是無存在的必要。他們把宗教作爲虛無渺茫的神話，或者人類進步中的障礙物；甚至指宗教是現在帝國主義者一種侵略的武器，是有愛國思想的，就應當始終反對。有些人是從基督教家庭或是教會學校出身的，雖然已經受洗進教，而且也在教會裏面活動，但是他們的信心，還是薄弱得很。他們現在完全不信歷代遺傳和迫於威勢而受的教義，疑惑近代科學發明的各種新理，能把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根本推翻。他們看新理好像普照的日光，把四周的濃霧，消散無踪。還有

從前是信徒，現在竟把寶貴的道理放棄了。這本書中所討論的要理，無非要上面的幾種人，可以真正了解信仰基督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。

在討論之前，我對於現在心有懷疑而又誠心求光的人，要進三個實際的忠告。

第一，尋求真理，須要澈底。雖然真理在手掌裏面，好像有圖逃的神氣，但是應當更加切心尋求。如果要知道真理是不是確實，就不可不下一番苦工，去誠懇研究；因為真道並不是附在物體的表面，所以絕對不能拿偷懶或取巧的方法，來輕易得到的。在尋求真理之前，我們應當有一種勇往直前始終不懈的精神。那些才高識遠的宗教學家，都像我們一樣有時也經過種種懷疑的地位。在英國劍橋大學裏面，有一位博碩的學者，他說：『基督教吃虧最大的地方，就是信徒輕於相信。基督徒中

間，若沒有這種弱點，基督教真理，就更能發揚了。對於基督的信仰

，尚未堅固的人，假如重審自己信仰的根基，此種舉動，是很可令他得益。但是這種重審，不能說完全沒有危險。因為經過一次重審之後，他們是否仍能在基督教裏面，確立他們的信仰，這是不能擔保。雖然他們很忠實地依從真理，但是人的心裏，真理未必常常得勝。重審之後，無論信徒自己本身，或者別人身上有什麼眼前的結果，是絕對不能使他們和上帝分離。重審的時候，有的信徒，就把信仰失去；但是大多數的人，自從重審之後，信心比較從前更加堅固。這種情形，對於教會而論，是益處多而害處少。人的信仰，若沒有鐵石般的根基，就不能說是真理得勝。發展真理最好的方法，乃是用所有的知識和生命，盡力與真理相對照。這位先生的議論，在當時固然是對，照今日的情形而講，也是確實

不移。

第二，對於你所要反對的，所攻擊的基督教，在你反對之先，當細細加以考察，你所不滿意而欲反對的，是基督教的本身或是虛偽的，冒牌的基督教。今日有許多反對基督教的人和一般唯理性主義者，對於基督教都有一種淺薄和偏邪的觀念。他們把基督教的要點弄錯了，却把牠細微的地方，和自己的謬見，作為攻擊的根據。這就可見他們並沒有殫精竭神的詳細研究，祇管茫然的批評。他們所根據的，又都是旁人所論的基督教。讀着各種反對基督教論文的信徒就說：『假使所論的是真基督教，我一定和你同意。但是仔細一看，所反對的並非基督教的實體，是完全憑着個人所揣想的一種幻像。可知反對的人，還沒有看出萬世不變的真理。如若明瞭這種真理，纔能信仰上帝哪』。

第三，我們應該努力查考問題的全體。如果單獨注意問題的一部分，我們的觀念，豈不是有淺薄之譏嗎？一個人不願意研究宗教是什麼，他也不能明白基督教是什麼；不願意研究生活和命運的重要問題，就也無從明白宗教的究竟了。我們應當把全部問題，留心的審查，然後纔能明瞭其中所包含的各部問題。假使解決這種生活和命運的問題，認為是必需的，那末也就可信宗教是無需的了。照這樣說法，我們簡直不用求助於基督教了，因為基督教是解決我們認為不能成立的問題。

第二節。 啞謎的頭一部分。

假如我們，因為不能明瞭基督教所包含的奧義，而棄絕基督教，不加研究，那末在我們面前，即發生一種比前者更深奧難解的啞謎。那啞謎就是：從自然界中，產生一種生物（即人類）比較自然界更偉大。

a. 人類從自然界產生。人的生命與自然界有直接的關係。

b. 但是人比自然更尊貴。人有一種強大的權力，能以超過自然界。

我想讀者中間，有的因為種種原因，反對基督教。有的信教多年，現在居然把所有的道理完全放棄了。有的心中懷疑不定，轉念就把道理放棄了。這一般不要基督教的人，好像墮入一個無法自拔的深坑，或者碰見一個不能解決的啞謎了。唯獨基督教是能彀解決這個啞謎的。

如將基督教取消，則世界之啞謎，必赫然現在我們面前，有如古傳所說的自海而出的獅身女首的怪物，在底比斯人之前一樣。凡不能解答牠所問之啞謎的人，都必被殺。那個啞謎，到底是什麼呢？

就是自然界產生了比自己還尊貴的生物。自然界把所有的生物，一面發育起來，一面又似乎不斷的摧殘。這種玄而且奧的啞謎，如何能有滿意的解決呢？對於這個問題，祇好細細的研究罷。

我想不論什麼人，都承認人類是出於自然。我們的生命，是沒有一刻不受自然的培養。近代的科學家，尤其是生物學家，竭力研究人的生命與自然是如何的親密。在達爾文（Darwin）進化論裏面，這層道理講得頂透澈。他的後人，把所有的理論，適用在人的各種狀況裏面。這些理論，我們現在不必細說，因為自然與人的密切關係，到處都表顯出來了。人的生命，不但不能不有自然的成分，自然而且似乎是撫育世人的慈母。照此而論，遵守牠定律的人，大半可以享受牠的恩賜。一個心身健全的身體，是一種說不盡言的愉快。雖然身體的稟賦，和地上享受的權能，並非人所能享受最高的恩賜，但是終當看爲一件值得保持的寶物。連有普通智識的人，也都承認自然外界所賜我們生命上有價值的珍品，如田中的收穫，礦內的五金，電子（Electron）和以太（Ether）內的能力。

我們的意想與靈性，也常受自然的感力。這就可以表明在人外面的自然成分，和人裏面的自然成分，是有很密切的關係了。我們愛悅自然的光輝和奇奧，有時也感受自然的美，甚至因為過於欣慕，就忘記或是損失一切。從此可知我們心中愛慕自然的本能，也顯出我們與自然的密切。

照上面所講，人類是自然養育的，並且從自然裏面，得着許多生活上的需要品。但是，還有許多屬於本題的要點，沒有討論。我們現在要再進一步研究，說凡有高尙人格的人物，都是比自然還尊貴。既然這些高尙人物，是從自然產生的，那末，自然養育了一種比牠自己更尊貴的生物了。自然本體，沒有思想，情愛，自由，和表顯是非心的能力。

說到人類，就有思想的能力，一切都可以藉着言語和舉動，表現出來，從

前畏懼自然的心，現在藉着思想的能力，可以駕馭自然裏面各種勢力。又想到人所有捨己救人的宏愛，勉善的心，自由的恩賜，纔知道自然雖大，人較比自然更大，而且知道自然的地位，比人低微。在我們內部有一種能力，比較自然一切能力，美質，宏偉，更有價值。巴斯格爾(Baughall)說：『人在世界上，正像一蘆根葦，算來是萬物裏面最脆弱的。但是這根蘆葦，是有思想的能力。如果要把牠滅亡，用不着萬能之力；一口氣，一滴水，就足以致牠的死命了。自然雖然滅絕人的生命，但是人較比滅亡他的，更加尊貴，因為人知道自己的死亡，自然却不覺得自己的得勝』。人類比較自然，是更有價值；靈性比較身體，是更加尊貴。人接近理想的世界時候，就知道自己地位，比較周圍他的自然還高。這樣說來，人從自然而出，却比較自然更大。

第三節。 啞謎的第二部分。

自然已經產生了比牠自己更尊貴的生物，却仍要毀滅這生物的身體和靈魂。

a. 適者生存的公例顯明在自然界內有若干痛苦和損失。

b. 這種競爭不只是個人的，也成了國際的。

c. 自然時常似乎在用牠所有的能力來毀滅生命，即如洪水，地震等。

d. 自然要毀滅品格，如毀滅生命一般。

但是自然連續設法毀滅自己所有的人類。當我們發見這樣事情的時候，就覺得世界的啞謎，更加複雜費解了。

上面也已經說起自然對於所有的生物，表顯一種友愛和好意的態度；但是我們不可單看一面；也應該注意另外一面，並且不可不曉得自然是何等可怕。自然的邪惡和似乎不合道德的地方，是都深印在我們的心坎

裏。因爲這種緣故，有許多人就看宗教是好像洪水猛獸了。達爾文

(Darwin) 已經講起在自然裏面，奮鬥和痛苦，似乎不能不有的。優勝劣敗的定律，是表明自然一面毀滅一面養活生命的手段。我們現在並非研究自然裏面一切慘悲的事，乃是審視自然和人類有關係的行爲。在人身上種種慘悲的事，沒有一天是不發生的。人類元始時代的競爭，就是抵禦深山叢林裏面的猛獸。後來人的地位，逐漸優勝了。現在人類是仍舊往前奮鬥。疾病也是一種奮鬥。疾病的來源，細究起來，大半是從身體各部機關裏面的微生蟲而起。這些微生蟲，是一種極小的猛獸。出於同一自然的動物，爲甚麼要彼此吞滅呢？這種含有慘悲的啞謎，請問怎樣去對付？

生存競爭，不單是個人間的競爭，在今日時代，已變成國際間的競

爭了。國家所以能成立，乃是從前種族彼此競爭的結果。他們後來，互相立約，大家不准侵犯。雖然如此，各自立國家的內部，仍用各種方法，不息的奮鬥。還有一種可怕的實業競爭，暗伏許多的惡果，也是盡力的窘迫我們。此外自然摧殘的能力，也時常發生出來。我們橫受疫癘，水旱，地震，饑荒，海險。這一切困苦，都使人類的生命，沒有一刻不在危險的中間。自然雖然光輝華美，但是上面所說的災殃，都是自然所發生的。自古至今，自然常常降落相類的災殃，毫無悔悟痛過的表示。誰敢擔保以後自然再不會降落這些災難呢？自然定判光明與黑暗，美麗與醜惡，生活與死亡；天地的起始，豈不如此呢？所以人類歷史，正像一種生存競爭的長篇記錄。

但是如果細察自然與人類的關係，就知道還有一種更加凶惡的現象

。這種現象，是什麼呢？就是自然不但想法毀損人類的幸福，使他們的生命受死亡；而且想法敗壞人類的品格，使他們靈性落深坑。如果疾病常生耐心，貧窮常生德心，那末，我們就可以明白，貧窮疾病所以存在的緣故了。但是痛苦是不常使人的忍耐增加，貧窮是不常使人的道德提高。因為痛苦和貧窮的緣故，無論身體或者品格，都受憂患的毒害和摧殘了。不但如此，自然所賜給一個人的特長點，常常變成殘害一個人品格最有能力的仇敵。禽獸與人類，藉着特長的優點，去征服異類，稱強道霸。其實這些優點常是欲達高尚生活的禍機。自然在起首時候，好似我們的朋友，但是以後却沒有一處，不與我們爲難。自然不單是阻礙一切的生機，而且是毀損人的肉體與靈性。

第四節。這種啞謎在人類中所留的印象。

人類所產出最大的詩人，歷史家，哲學家，即是研究這啞謎的人。基督教乃是解決這啞謎最大的方法。因為要解決啞謎，我們必須坦白的研究牠。

這種啞謎，應當怎樣對付呢？

我們想到這些事情時候，就不能不

看出人類生活的啞謎，是何等深奧。

紐盟 (Newman) 說：『這些思想，都

是使人昏迷恐懼；而且在人的心裏，纏着一個人力無法解決的奧秘』。

這個問題，令全世界的人深受影響。各文明國家所歌詠的詩篇，紀錄的

歷史，哲理的論著，均各自論及這問題的各方面。

基督教道理，在萬代中間，是解決常存的人生問題最要的方法。

如果不明白這件事，就無法明白基督教了。如果抱定反對的態度，便是

阻礙人類進步了。如果把基督的道理，拋棄不顧，便是進入一種無法光

明的黑暗。我們不得不把這個啞謎，放膽的研究，因為這個啞謎，好像